

## 苏轼的偶像

江雪

## 庄子

## 梦蝶乘鹏游物外



庄子。



陶渊明。



欧阳修。

如果说偶像是那个指引我们前行的人，庄子无疑是困境中照亮苏轼心灵的明灯。苏轼曾感叹道：“吾昔有见于中，口未能言，今见《庄子》，得吾心矣！”意思是，庄子说出了许多他感悟到了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道理。

庄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。苏轼对道家并不陌生，他7岁时，拜眉州天庆观北极院道士张易简为师，并从学3年。少年苏轼熟读儒家经典，立志辅佐君王、匡时济世，同时道家勾勒的逍遥无累之境界也吸引着他。

步入仕途后，苏轼因不合时宜之意见，窘窘于党争，不见容于朝堂，在乌台诗案中蒙冤受辱更让他心灰意冷。庄子的学说思想成为其自我疗愈的“良药”。

苏轼将庄子超然物外的观点内化为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。元祐六年（1091），苏轼离开杭州抵达润州时，写了一阙《临江仙》赠朋友张弼。“我劝鸞张归去好，从来自己忘情。尘心消尽道心平，江南与塞北，何处不堪行。”在词中，苏轼让张弼不要为自己的前途担心，说无论身在何处，他都会安之若素。此处的“何处不堪行”与他在黄州写下的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都体现了庄子“无所待”的观点。不患得失、乐观豁达，是苏轼读《庄子》获得的生命启示。

苏轼对庄子的尊崇，还体现在他经常化用《庄子》中的典故、论说、句式，借鉴庄子虚构情境的手法呈现仙侠奇幻的文风。苏轼《南歌子·再用前韵》云：“带酒冲山雨，和衣睡晚晴。不知钟鼓报天明，梦里翩然蝴蝶，一身轻。”其中的“梦里翩然蝴蝶”化用了《庄子·齐物论》中“庄周梦蝶”的典故。又如，苏轼在《念奴娇·中秋》中虚构了琼楼玉宇之上“乘鸾”“骑鹏翼”的仙人形象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“其翼若垂天之云”的大鹏。难怪清代文人刘熙载说：“诗以出于骚者为正，以出于庄者为变。少陵纯乎骚，太白在庄、骚间，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。”

崇拜一个文化人物，最正确的“打开方式”是弘扬他的学说。苏轼曾撰写《广成子解》，对《庄子·在宥》中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的部分进行阐释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“（庄子）作《渔父》《盗跖》《胠箧》，以诋訾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术”，苏轼不以为然，专门在《庄子祠堂记》中对太史公的观点进行反驳，为偶像辩解。

## 陶渊明

## 隔世“相逢”形神似

苏轼尊崇庄子，是因为庄学让他获得了心灵上的洒脱自由；苏轼追慕陶渊明，则是因为他从这位隐士圈的知名“博主”那里找到了许多情感共鸣。“渊明形神似我”，是苏轼对自己被圈粉作出的解释。

苏轼到黄州的第二年（1081），手头仅有的一点现款眼看就要用完了，一家人生活拮据，幸得友人相助，从当地政府那里请领到了一块荒地（即东坡），便着手清理枯草、开垦种植。不久后，苏轼又在附近觅得一块高地，建了雪堂。

有一天，苏轼在田间躬耕之余，看了看眼前的山坡、雪堂、亭丘，想起陶渊明曾游览过的斜川，发现两地风景竟有几分相似。他写下一阙《江城子》，说“雪堂西畔暗泉鸣，北山倾，小溪横……都是斜川当日景”，直言“只渊明，是前生”。

元丰七年（1084），苏轼离开黄州时，邻里、朋友纷纷设宴话别。他饱含深情地写下一阙《满庭芳》，提到黄州的“楚语吴歌”“鸡豚社酒”“堂前细柳”，发出“归去来兮，吾归何处”之问。或许对于“身行万里”的苏轼来说，陶公笔下那个芳草鲜美、鸡犬相闻的桃花源，才能安顿他那颗早已厌倦漂泊的心。

苏轼不仅羡慕陶渊明的隐逸生活，还高度认可陶诗。他在海南给弟弟苏辙写信说：“吾于诗人，无所甚好，独好渊明之诗。渊明作诗不多，然其诗质而实绮，糈而实腴。自曹、刘、鲍、谢、李、杜诸人皆莫及也。”古代文人有唱和诗歌的习惯，自元祐七年（1092）在扬州作《和陶饮酒二十首》，到元符三年（1100）在海南写成《和陶始经曲阿》，苏轼一生共创作和陶诗124首，其中，在海南3年就创作了60多首。他通过写和陶诗与陶公“对话”，表达对偶像的仰慕之情。

## 欧阳修

## 拊掌欢颜传文道

苏轼初出茅庐时，曾遇到一个贵人，他是伯乐、是恩师，更是苏轼为人、为学的榜样！这个人就是与“三苏”同列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。

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，望重于士林。苏轼年少时，就已闻欧阳修大名。庆历三年（1043），石介作《庆历圣德诗》，歌颂朝廷进贤用能。一天，7岁的苏轼看见乡塾先生在读此诗，就问诗中所颂何人？先生告诉他：“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和欧阳修四人，是当今天下的人杰！”这句话让苏轼印象很深。

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苏轼、苏辙在开封参加省试（即会试），苏轼作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一文，主考官欧阳修阅卷后大为惊喜，本欲置于榜首，又疑是弟子曾巩所作，为避嫌，抑置第二。登第后，苏轼按例作一书函向欧阳修致谢，两人确立师生关系。欧阳修读函后高兴地说：“读轼书，不觉汗出。快哉快哉，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。”

欧阳修不遗余力教导苏轼，“以培植其成长为己任”。多年后，苏轼在《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》中写道：“轼自韶黜，以学为嬉。童子何知，谓公我师。昼诵其文，夜梦见之。十有五年，乃克见公。公为拊

掌，欢笑改容。此我辈人，余子莫群。我老将休，付子斯文。”苏轼说，他刚换牙时，就崇拜欧阳修，白天诵读欧阳修的文章，晚上梦见欧阳修。两人初次见面，欧阳修拍手鼓掌，笑着说：你是我这一类的人，其余的人不能与之伍。我老了要退休了，将文章之道传授给你。这是文坛领袖对明日之星发自内心的认可和希冀。

嘉祐五年（1060），朝廷举行制科考试筛选杰出人才，参试者须由大臣推荐，欧阳修以“才识兼茂”荐苏轼于朝。苏轼果不负望，考了第一名。

熙宁四年（1071），苏轼任杭州通判。赴杭途中，他特意去颍州拜访致仕后闲居的欧阳修，提醒老师要保重，勿忧劳伤身。一年后，在杭州的苏轼接到老师在颍州去世的讣告。因公事无法前去吊唁，他在西湖孤山借一僧舍设位祭奠，怅然落泪。

元丰二年（1079），苏轼从徐州赴湖州，路过扬州，专门到访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主导修建的平山堂。他看到堂内墙壁上欧阳修的书迹还在，堂前欧阳修栽种的柳树还在，但师生已天人永隔，哀思如潮。

元祐六年（1091），苏轼到欧阳修曾任职、居住的颍州任知州。刚安顿下来，他就去会老堂祭拜欧阳修夫妇。“公虽去亡，言如皎日。”已经55岁的苏轼在祭文中说：老师虽然你已经故去，但你说过话仍像太阳一样照耀着我。两位文坛大家的交往终成绝唱！



《东坡居儋图》。手绘杨千懿